

中英双语



Candide

Car

老实人糖第德是一位男爵收养的私生子，他爱上了男爵的女儿，结果被赶出了家门，从此四处漂泊流浪，遭遇种种的折磨和灾难，但他仍然坚信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完美的。直到他到了黄金乡，那里人人过着自由平等、快乐而富裕的生活。老实人开始自我反思，觉得“我们该得栽培我们的园子”。

老实人

著——[法] 伏尔泰
译——徐志摩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Voltaire



Candide

说说看，当你听到他们值得同情的断续哭喊，
当你看到他们的骨灰上兴起青烟，
说说看，你会觉得永恒之法会长存，
让上帝用它来炮制这些残忍之事？
当你的眼睛饱饕这骇人的事实，
你还会断言他们的死是罪有应得？
你还可以将罪恶归于
那母亲怀中流血的婴儿？
难道能在倾覆的里斯本找到更多的罪恶，
而不是巴黎，那酒池肉林的地方？
难道伦敦放荡的名声不是更为响亮，
那里穷奢极欲高举其权杖？
大地吞噬了里斯本；而法兰西无忧无虑的孩子们
延长着欢宴，跳着精力充沛的舞蹈。

——伏尔泰

上架建议：外国文学·双语

ISBN 978-7-212-05555-4



9 787212 055554 >

定价：19.80元



老实人

著——[法] 伏尔泰
译——徐志摩

Candid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实人 / (法) 伏尔泰著; 徐志摩译.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7
(双壁文丛)

ISBN 978-7-212-05555-4

I. ①老… II. ①伏… ②徐… III. ①中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8055 号

书名: 老实人

作者: (法) 伏尔泰

出版人: 胡正义 选题策划: 孟繁强 责任编辑: 杨迎会 孟繁强

责任印制: 刘 银 营销推广: 杨 霄 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

出 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邮编: 230071)

发 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010-64266769 转 8067 (传真)

印 刷: 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010) 8770441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8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12-05555-4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双璧文丛”编辑前言

自近代西风东渐以来，中华文明与世界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从未停止，双方都从这种交流中获益匪浅。当今之世，寰宇为平，天涯咫尺，我们每一个爱书之人在沧海桑田之变中，最感欣慰的小小幸福就是可以读到更多更好的书，原本“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如今更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些远方的“朋友”，必得先有人接引进门，方能一睹庐山真面目。这些接引之人，有的自名为“窃火者”，有的信奉“信达雅”，有的主张“重神似不重形似”，我们通常称他们为“译者”。“译者”和“作者”一样是读者的益友、忠友、信友、诤友。

“双璧文丛”是安徽出版集团北京时代华文书局策划组织出版的系列双语丛书。“双璧文丛”希望作者与译者并重，为读者同时提供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精神产品。本丛书的收录范围不局限于英语世界，而是希望尽可能地营造多语种、多文化的生态圈。在这个生态圈中，不仅有日语、法语、俄语等广泛通用的语言，也有世界语、梵语这样高度专业化的语言。这种情况对编辑出版的要求极高，与其脱离编辑

现实能力和读者普遍需求，片面追求“原汁原味的原文”，不如退而求其次，采用稳妥可靠的英译本和中文译本一同推出。这样做有以下几种好处。

首先，英语作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其他语种的重要作品，特别是已在文学、文化史上成为经典的著作，往往有较为可靠的英文译本。其次，不少其他语种的翻译作品，也是经由英译本转译而来。第三，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外语也是英语。读者通过阅读中英双语作品，可以在欣赏方面减少障碍，同时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

“双璧文丛”中的作品翻译时间跨度较大，有不少翻译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在译名、语法、用词、用字等方面带有当时的特征。这些作品并非落后于时代的古董和化石，而是埋在历史尘埃中著译相得的一时之选。我们在不影响阅读的前提下，尽量保留了当时初版本的原貌，相信读者能够从不同风格、不同趣味、不同语言习惯的作品中，体会到不同的阅读乐趣，结识更多的新朋友。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本丛书肯定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希望各位读者不吝赐教，提出您宝贵的意见，以备我们及时修正。

“双璧文丛”编辑部

译者序

这是凡尔太^[1]在三天内写成的一部奇书。凡尔太是个法国人，他是十八世纪最聪明的，最博学的，最放诞的，最古怪的，最臃肿的，最擅讽刺的，最会写文章的，最有势力的一个怪物。他的精神的远祖是苏格腊底士^[2]，阿里士滔芬尼士^[3]；他的苗裔，在法国有阿拿托尔法郎士，在英国罗素，在中国——有署名西滢者有上承法统的一线希望。不知道凡尔太就比是读二十四史不看《史记》，不知道《赣第德》就比是读《史记》忘了看《项羽本纪》。我今晚这时候动手翻《赣第德》^[4]——夜半三时——却并不为别的理由，为的是星期六不能不出副刊，结果我就不能不抱佛脚，做编辑的苦恼，除了自己有谁知道，有谁体谅。但《赣第德》是值得你们宝贵的光阴的，不容情的读者们，因为这是

[1] 今译伏尔泰。——编者注

[2] 今译苏格拉底。——编者注

[3] 今译阿里斯托芬。——编者注

[4] 即本书《老实人》。——编者注

一部西洋来的《镜花缘》，这镜里照出的却不止是西洋人的丑态，我们也一样分得着体面，我敢说；尤其在今天，叭儿狗冒充狮子王的日子，满口仁义道德的日子，我想我们有借镜的必要，时代的尊容在这里面描着，竟许足下自己的尊容比旁人起来相差也不在远。你们看了千万不可生气，因为你们应该记得王尔德的话，他说十九世纪对写实主义的厌恶是卡立朋（莎士比亚特制的一个丑鬼）在水里照见他自己尊容的发恼。我再不能多说话，更不敢说大话，因为我想起书里潘葛洛斯（意思是全是废话）的命运。

志摩

第一回

此回说赣第德怎样在一个富丽的爵第里长大，后来怎样被逐。

在威士法利亚地方一个爵第里，主人是男爵森突顿脱龙克，住着一个少年，长得非常的美秀。他的相貌是他灵性的一幅画。他有的是正确的评判力，他的精神是单纯的，这就是说他有理性，因此我想他的名字叫做赣第德。府里的老家人猜想他是男爵妹妹的私生子，她的情人是邻近一位诚实的好绅士，她始终不肯嫁给他因为他的家谱不完全。

这位男爵在威士法利亚地方是顶有威权的一个贵族，因为他的府第不仅有一扇大门，并且还有窗户。他的大厅上也就满挂丝织的壁画。他的农场上所有的狗在需要时就变成一队猎犬；他的马车夫当猎夫，村庄里的牧师是他的司粮大员。他们都叫他“米老德”（My Lord）^[1]，他讲故事他们就笑。

男爵的夫人身重大约有三百五十磅，因此她是一个有大身分的

[1] My Lord: 大人，阁下。——编者注

「老实人」

人，并且她管理府里的事务异常的认真，因此人家格外地尊敬她。她的女儿句妮宫德才十七岁年纪，肤色鲜艳，娇柔，肥满，讨人欢喜。男爵的少爷也是没一样不克肖他的尊翁。管小教堂的潘葛洛斯——Pangloss，两个希腊字拼起来的，意思是“全是废话”——是府里的圣人，小赣第德跟着他读书，顶用心的，潘葛洛斯是玄学兼格致学兼神学兼天文学的一位大教授。他从容地证明给你听世上要是没有因就不会有果，在这所有可能的世界上最完善的世界里，男爵的府第是所有府第中最富丽的一个府第，他的太太是所有男爵夫人中最好的一位男爵夫人。

“这是可证明的，”他说，“所有的事情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绝不会两样或是变样；因为上帝创造各种东西都有一个目的，一切都为的是最完善的目的。你们只要看，人脸上长鼻子为的是便于戴眼镜——于是我们就有了眼镜。人身上有腿分明为的是长袜子——于是我们就有长袜子。山上长石头是预备人来开了去造爵第的——因此我们的爵爷就有一所伟大的爵第；因为一省里最伟大的爵爷天生就该住在顶好的屋子。上帝造毛猪是给人吃的——因此我们一年到头吃猪肉。这样说下来谁要是说什么事情都合式，他的话还不够一半对，他应该说什么事情都是最合式的。”

赣第德用心地听讲，十二分的相信；因为他看句妮宫德姑娘是十二分的美，虽则他从不曾有胆量对她这样说过。他的结论是，第一层幸福是生下来是男爵森窦顿脱龙克的子女，第二层幸福是生成了句妮宫德姑娘，第三是天天见得着她，第四是听老师潘葛洛斯的讲，他是全省里最伟大的哲学家，当然也就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了。

有一天句妮宫德在府外散步的时候，那是一个小林子，他们叫花园的，无意在草堆里发见潘葛洛斯大博士正在教授他那实验自然哲学

的课程，这回他的学生是她妈的一个下女，稀小的黄姜姜的一个女人，顶好看也顶好脾气的。句妮官德姑娘天生就爱各种的科学，所以她屏着气偷看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实验，她这回看清楚了那博士先生的理论，他的果、他的因的力量；她回头走的时候心里异常地乱，愁着的样子，充满了求学的冲动；私下盘算她何尝不可做年轻的赣第德的“充分的理由”，他一样也可以做她的“充分的理由”。

她走近家门的时候碰见了赣第德，她脸红了；赣第德也脸红了；她对他说早安，发音黏滋滋的，赣第德对她说什么话自己都没有知道。下一天吃完晚饭离开桌子的时候，赣第德与句妮官德在一架围屏背后碰着了；句妮官德的手帕子掉了地下去，赣第德捡了它起来，她不经意地把着了他的手，年轻人也不经意地亲了这位年轻姑娘的手，他那亲法是特别的殷勤，十二分的活泼，百二十分的漂亮；他们的口合在一起了，他们的眼睛发亮了，他们的腿摇动了，他们的手迷路了。男爵森窦顿脱龙克恰巧走近围屏，见着这里的因与果；他就轰赣第德出府，在他的背后给了许多的踢腿；句妮官德晕了过去；醒过来的时候爵夫人给了她不少的嘴巴；一时间府里起了大哄，这所有的府第中最富丽最安逸的一家府第。

第二回

这回讲赣第德出府后在保尔加利亚^[1]人那里所得的经验。

赣第德，从地面上的天堂里被赶出来以后，走了好一阵子，自己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一路哭着，抬起一双眼对着天，时常转过去回望那最富丽的爵第，里面囚禁着一个最纯洁最高贵的女郎。他也没得饭吃，躺下去就睡，地方是一亩田的中间，两边是两道沟。天下雪了，飞着肥大的雪花。下一天，赣第德昏扑扑的一堆，跌钹钹地往前跑，到了一处地方，叫做哗尔勃睥霍夫脱拉白克狄德道夫，身上没有钱，饿得快死，他停步在一家小客栈的门口，心里真发愁。两个穿蓝衣服的人看见了他。

“朋友，”内中一个说，“这倒是一个长得像样的小伙子，高也够高。”

他们走过去招呼赣第德，顶和气地请他去吃饭。

“先生们，”赣第德回答说，口气和婉得动人，“多谢你们的好意，但是我惭愧没有力量付我的饭钱。”

[1] 今译保加利亚。——编者注

“好说您了，”一位说，“像你那模样，像你那么能干的人从来做什么都不用花钱的：你不是身高五尺五寸吗？”

“可不是您了，那正是我的身高。”说着他低低地鞠了一躬。

“来您了，坐着；我们不但替你付钱，并且你放心，我们再也不肯让你这样的人少钱花；人生在世上还不只是互相帮助的。”

“一点不错，”赣第德说，“这正是潘葛洛斯先生常常教我的话，我现在看明白了什么事情都是顶合式的。”

他们请他收下几个金镑。他拿了，他想写一个借条给他们，他们不要；三个人坐了下来。

“你不深深地爱吗？”

“是啊，”他回答说，“我深深地爱上了句妮宫德姑娘。”

“不是，”两位先生里一位说，“我们问你是不是深深地爱保尔加利亚的国王？”

“一点也不，”他说，“因为我从没有见过他。”

“什么！他是最好的国王，我们得喝一杯祝福他。”

“喔！顶愿意了，先生们。”他就引满了。

“那就行了，”他们告他，“从今起你是保尔加利亚人的帮手、助力、保护者、英雄。你的财是发定了，你的荣耀是稳当了。”

一下子他们就把他绑了起来，扛了他到营盘里去。到了那边，他们就叫他向左转，又向右转，上枪，又回枪，举枪，放枪，开步走，末了他们拿一根大棍子槌了他三十下。第二天他操演的成绩好得多，只吃了二十下。再下一天只熬了一十下，这来全营盘就把他当做奇才看了。

赣第德，全叫弄糊涂了，还是想不明白怎样他是一个英雄。有一天春天他决意出去散一回步，一直向前走着，心想这随着高兴利用本

身上的腿是人与畜牲共享的权利。他才走了二十里光景就叫四个人追着了，全是六尺高的英雄，把他捆住了，带了回去往牢里一丢。他们问他愿意受哪一种待遇，还是用游全营盘吃三十六次棍子，还是一下子把十二个铅丸装脑壳里去。他不相干地答话说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因此他哪样都不要。他们逼着他选，他凭着天给他的自由权选中了吃三十六次生活。他受了两回。这营盘里一共是二千人；这来他到手的打是一共四千下，结果他所有皮里的筋皮里的腱全露了出来，从他的头根起一直下去到他的臀尖。他们正要举行第三次的时候，赣第德再也办不了了，求他们做好事拿铅丸子了结了他算数。他们准了；包上了他的眼，叫他跪下。刚巧这时候保尔加利亚的国王走来，问明白他犯罪的情形。国王是极能干的人，他听下来就知道赣第德是一个年轻玄学家，完全懂得世事的曲折，他就特别开恩赦了他，期望所有的报纸这来都会颂扬他的仁慈，历史上永远传下他的芳名。

一个高明的外科医生在三星期内医好了赣第德，用的狄屋斯可列第士^[1]传下来的止创药。他已经有了—张小皮，等到保尔加利亚国王对阿白菜国王打仗的时候，他可以开步走了。

[1] Dioscorides (40—90)，希腊名医、药物学家。——编者注

第三回

这回讲赣第德怎样从保尔加利亚人那里逃走，以及后来的情形。

再没有像这回两边对垒的军队那样的精神焕发、漂亮、敏捷、起劲的了。军号、军笛、军鼓、大炮合成了一种在地狱底里都听不到的闹乐。大炮一来就叫两边一家放平了六千人，枪的对击又从这完善的世界的地面上取消了近万条的性命。枪刺也是好几千人的致命的一个“充分的理由”。一起算下来有三万光景灵魂升了天。在这阵烈轰轰的屠杀中，赣第德浑身发抖得像一个哲学家，只忙着到处躲。

等到两边国王下令吩咐各自的军队唱赞美诗的时候，赣第德决计跑走，想到别地方再去研究因果的问题。他在死透的夹着死不透的尸体堆里寻路，走到了邻近一个村庄；这村庄已经变了火灰，因为这是阿白菜的地方，叫保尔加利亚人放火烧了的，那是打仗的规矩。这一边，受伤的老头们眼看他们的妻子，紧紧地把亲儿女们搂向她们血泊的怀里，当着面叫人家屠杀了；那一边，他们的女儿们，肚肠都叫搅翻了的，正在喘着她们最末了的一口气，总算替保尔加利亚英雄们天然的要求尽了义务；同时还有在火焰烧得半焦的，呻吟着只求快死。地上洒满了

脑浆、臂膀、腿。

赣第德快快地逃到了另一个村庄，这是保尔加利亚一面的，阿白菜的英雄们也是照样还礼。赣第德还得在跳动的肢体间与烧不烬的灰堆里奔命，好容易跑出了战争的区域，背袋里只剩有限的干粮，心窝里老是放着句妮宫德姑娘。他进荷兰境的时候粮食已经吃完，但是因为曾经听说荷兰国里没有穷人，并且都是教徒，他绝不疑惑他一定可以得到同在男爵府第里同样的待遇，在句妮宫德姑娘的铄亮的眼珠原谅他的放逐以前。

他先问几个相貌庄重的先生们讨布施，但他们全给他一样的回答，说如其他再要继续他的行业，他们就得把他放进一个修心的地方，教给他一个过活的方法。

后来他又对一位先生开口，他刚正在一个大会场里费了足足一个时辰讲慈善。但这演说家斜眼看着他发问了：

“你在这里做什么的？你是不是赞成‘善因’？”

“没有因就不会有果，”赣第德谦和地答着，“世上一切事物的关系与布置都是为着一个最好的目的。我当初从句妮宫德姑娘那里叫人家赶出来，后来在营盘里叫人家打一个稀烂，现在我到这里来没法寻饭吃只得叫花——一层层下来都是必然的道理；什么事情是什么就是什么，不会两样的。”

“我的朋友，”演说家再对他说，“你信罗马教皇是反对基督的吗？”

“我没有听说过，”赣第德说，“反正他是也好，不是也罢，我要的是面包。”

“你活该没得饭吃，”那位先生说，“去你的，光棍；滚你的，穷鬼；再不要来走近我。”

演说家的太太，从楼窗上探出头来，听说这个人不相信罗马教皇

是反基督，就从楼窗上浇了他一身的……可了不得！娘们着了教迷什么事做不出来？

有一个叫占姆士的，他是小时候没有受洗礼的，一个善心的阿那板别士脱（即幼时不受洗礼者，以下简称阿那板），看见了这样下流作恶地对待他一个同胞的办法，他无非是一个不长毛的两脚兽，脑壳里装着一个理性的灵魂，又没有别的罪恶，他动了怜心，带了他回家，给他洗干净了，给他面包啤酒吃喝，给他两块金洋钱，还想教给他在荷兰通行仿装波斯材料的工作。赣第德简直拜倒在他的跟前，喊说：

“潘葛洛斯老师的话真对，他说这世上什么事情都是顶合式的，因为你的恩惠比方才那位穿黑服的先生与他楼窗上的太太的不人道使我感动深得多。”

第二天他出外走路的时候，他碰见一个要饭的，浑身全是疮疤，眼睛像是烂桃子，鼻子的尖头全烂跑了，嘴歪了，牙齿是黑的，嗓子梗着，一阵恶咳嗽带住了他，每回使劲一吐就出口一根牙。